



凤凰文库
宗教研究系列

中国佛教信仰 与生活史

ZHONGGUO FOJIAOXINYANG
YUSHENGHUOSHU

圣凯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宗教研究系列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佛教信仰 与生活史

ZHONGGUO FOJIAOXINYANG
YUSHENGHUOSHU

圣凯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圣凯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9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214 - 19634 - 7

I. ①中… II. ①圣… III. ①佛教—信仰—研究—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8194 号

书 名 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

著 者 圣 凯

责 任 编 辑 戴宁宁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装 帧 设 计 刘萼萼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印 张 21.75 插页 4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214 - 19634 - 7

定 价 5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主 编 赖永海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戴宁宁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特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目 录

序论：中国佛教信仰的表达与转化

——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与研究史 1

一、“整体佛教”与佛教中国化 1

二、中国佛教信仰的制度史视角 6

三、中国佛教信仰的社会史视角 10

四、中国佛教信仰的文化史视角 14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19

第一节 佛教忏法的形成 19

一、道安的僧尼轨范与悔过法 19

二、南北朝的唱导 23

三、斋会与悔过 25

四、六朝礼忏仪的形成 29

五、陈真观与《梁皇忏》的形成 31

第二节 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 39

一、素食传统的经典依据 39

二、梁武帝以前僧尼素食的传统 40

三、周颙、沈约的素食思想	44
四、梁武帝《断酒肉文》的思想	48
第三节 南北朝佛教的社邑与慈善事业	59
一、南北朝佛教的社邑	59
二、南北朝佛教的福田思想	62
三、南北朝佛教的慈善事业	64
第四节 南北朝的《法华经》信仰	70
一、《法华经》的三昧思想	71
二、《思惟略要法》的“法华三昧”观法	75
三、《普贤观经》的忏悔思想	76
四、《法华经》信仰的流行情况	78
五、慧思的《法华经安乐行义》	83
第五节 南北朝的药师佛、观音信仰和舍利信仰	88
一、南北朝的药师佛信仰	88
二、南北朝的观世音信仰	92
三、南北朝的舍利信仰	96
第二章 隋唐五代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102
第一节 隋唐佛教的信仰与仪式	102
一、智𫖮与忏法的集大成	102
二、宗密与《圆觉经道场修证仪》	118
三、唐代禅宗的忏法	121
四、道宣与律宗的忏法	129
五、善导与净土礼赞仪	133
六、隋唐的药师道场与药师礼忏仪	142
七、弥勒信仰与弥勒礼忏仪	151
第二节 隋唐的内道场与舍利信仰	156
一、内道场的起源	156
二、杨广的慧日道场、日严寺	158

三、唐代的内道场 167

四、隋文帝的舍利信仰 172

五、唐代诸帝的舍利信仰 179

第三节 隋唐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 184

一、隋代佛教的慈善事业 184

二、唐代的悲田养病坊 186

三、唐代寺院的宿房 189

第四节 唐五代的俗讲与变文 193

一、唐五代的讲经仪轨 193

二、唐五代的俗讲 207

三、唐五代时期的转变与变文 208

第三章 宋元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211

第一节 宋元佛教徒的信仰与仪轨 211

一、宋代天台宗的忏法制作与实践 212

二、宋代华严宗的忏法实践 221

三、宋元佛教的社邑与净土结社 229

四、涅槃会与《涅槃礼赞文》 232

五、水陆法会的演变与发展 240

第二节 宋元佛教的慈善事业 244

一、宋代佛教的社会救济事业 244

二、宋代佛教的地方公益事业 247

第三节 宋元佛教的放生习俗 249

一、放生习俗的渊源 250

二、宋以前的放生活动 252

三、宋代放生习俗的流行 253

第四章 明清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256

第一节 “蒋山法会”与明太祖整顿瑜伽教 256

一、“蒋山法会”的启建与法仪次第 256

二、明太祖的鬼神宗教观与祭祀“礼”“时”的要求 262

三、明太祖对经忏佛事的规范与推动 264

第二节 明清佛教经忏佛事与丛林仪轨 268

一、明清佛教经忏佛事的流行与混乱 268

二、明清佛教忏法的制作与完善 271

三、丛林早晚课诵的修订与流行 282

四、明清民国对经忏佛事的反思与批判 288

第三节 明清佛教的慈善事业与放生习俗 296

一、明清佛教的慈善事业 296

二、明清佛教的放生习俗 298

第四节 明清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 302

一、“四大名山”出现年代考 303

二、四大名山的信仰内涵 307

三、名山信仰的建构与“边地情结”的克服 314

参考文献 316

后记 330

序论：中国佛教信仰的表达与转化

——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与研究史

一、“整体佛教”与佛教中国化

什么是佛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作为流传 2600 多年的信仰传统，佛教具有丰富的思想、典籍、历史、习俗等。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对“佛教”的解释是：

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①

佛教的核心是佛、法、僧三宝，即信仰、思想、制度等三大要素。所以，佛教是依佛、法、僧三宝为核心与根本而建立的既成宗教，包括释迦以来的教义教理、宗教修行解脱之道，还有共同的宗教信念与生活方式，以及在世界各国各地逐渐形成的宗教文化。“佛”是佛教的“信仰”要素，指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佛，从佛陀的本生故事逐渐引申出佛陀观、佛身

^① 赵朴初：《赵朴初文集》（上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 年，第 571 页。

观乃至菩萨信仰、净土信仰,而且引发出佛教信仰的礼仪制度、艺术等;“法”是佛教的“思想”要素,即以四圣谛为核心而衍出的理论思想;“僧”是佛教的“制度”要素,是指信仰、弘扬、实践佛教思想的僧众,同时亦包括信仰佛教的居士团体,依“僧”而有戒律、清规制度及后来中国佛教的罗汉信仰、祖师信仰等。除此之外,从历史与现实来说,佛教作为宗教的社会实体,还具有社会、文化两大层面,这是佛教的外延。所谓“整体佛教”,就是指佛教作为整体关联的存在,包含着佛教的三大要素与佛教、社会、文化等三大层面。

现代人类学家史拜罗(Melford E. Spiro)^①通过研究上座部佛教在缅甸社会的变迁,将佛教分为意识形态系统、仪式系统、僧伽系统,最后还有“佛教与世界”一部分。在佛教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分为两大类:一、解脱体系,有“涅槃佛教”(Nibbanic Buddhism)和“业力佛教”(Kammatic Buddhism),“涅槃佛教”是规范性佛教,关心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业力佛教”是非规范性的解脱佛教,注重积德消业,以提升人在轮回中的地位;二、非解脱体系,即第三种“消灾佛教”(Apotropaic Buddhism),关注人类在俗世的福利,如治病、防卫夜叉、预防旱灾等。^②斯皮罗从人类学角度,探讨经典的教义与信众的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宗教观念和一般社会秩序与文化生活间的关系,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

所以,佛学研究必须从佛教、佛教与社会、佛教与文化三大层面,进

^① Melford E. Spiro 将宗教定义为“包含与文化所假定的超自然存在相互作用的文化模式化的一套体制”,见 Spiro, Melford E.: “Religion: problems of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Michael Banton (e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ASA Monographs 3. London: Tavistock, 1973, p. 96。另外,参考[英]菲奥纳·鲍依(Fiona Bowie):《宗教人类学导论》(*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5 页。

^② [美]麦尔福·史拜罗(Melford E. Spiro):《佛教与社会:一个大传统并其在缅甸的变迁》(“Buddhism and Society: A Great Tradition and its Burmese Vicissitudes”),香光书乡编译组译,嘉义:香光书乡,2006 年,第 50 页。

行全方位、立体、综合的探讨。一、从佛教自身来说，典籍、信仰、思想、制度构成四大研究领域；二、从佛教与社会来说，政治、经济、慈善公益、社会生活成为四大研究领域；三、从佛教与文化来说，佛教文学、艺术、建筑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不仅为中国人带来全新的精神世界，更将全新的生活方式移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内涵；同时，为中国社会提供全新的动力与影响力，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慈善公益、社会生活等；最后，儒家、道教作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背景”，也是佛教发展的“背景”，三者之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冲突、沟通、接受、融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为中国人的思考与行为提供资源。

研究中国佛教，必须以中国固有的信仰、思想、制度、社会生活、文化心理为“背景”，探讨佛教在中国的“转化”、佛教与中国社会、佛教与中国文化等思想议题，即所谓“中国化”的问题。很多学人将“佛教在中国”与“中国的佛教”割裂开，各自强调其主体性，如吕澂先生反对中国佛学是印度佛学的“移植”，而提倡“嫁接论”。他说：“中国佛学是印度佛学的‘嫁接’，所以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是印度。”^①牟宗三先生在《佛性与般若》一书中强调：

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论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若谓有不同于印度原有者，那是因为印度原有者如空有两宗并不是佛教经论义理之最后阶段。这不同是继续发展的不同，不是对立的不同。^②

牟宗三先生的立场，可谓与吕澂先生完全不同，强调中国佛学是印度佛学的“继续发展”，这是“移植论”的观点。我们必须注意到，二人所关心

^①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页。

^②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

对象只是佛教思想——“法”，而与佛教的信仰、制度无关。

20世纪中叶，西方汉学家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出现了“同化论”与“转化论”。如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①，1998年刚在中国译出后，因为书名取消副标题，从而引起一场“佛教征服中国”还是“中国征服佛教”的讨论。^②但是，我们发现许理和“Conquest”的本意是指佛教在中国传播与调整过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得到发展而言，并无汉字“征服”的意思——一种主体性的改变。许理和在书中提到：

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sangha)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因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integration)，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③

该书概述了公元5世纪以前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它与中国文化互相适应的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佛教与中国土阶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最终被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历史。佛教与儒家政治、宗法伦理以及夷夏论相冲突，最终宗法社会能够允许出家僧团的存在，这不仅是思想层面的融入，更是社会组织制度互相之间的“克服”与“整合”。

^①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59.

^② 2003年重版则加上副标题，见[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973年，陈观胜(Kenneth Ch'en)出版了一部著作《佛教的中国转化》，分别从伦理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学生活与教育社会生活等五个方面，分析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适应与转变(Transformation)过程。^① 葛兆光援引该书的提法，对许里和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他在《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说：

从五至七世纪的思想史进程来看，似乎并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而是中国使佛教思想发生了转化，在佛教教团与世俗政权、佛教戒律与社会道德伦理、佛教精神与民族立场三方面，佛教都在发生着静悄悄的立场挪移。在中国这个拥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区域中生存，佛教不能不适应中国；在专制的中国政权势力的统治下，他们只能无条件承认政权的天经地义，承认宗教应该在皇权之下存在。^②

在中国的汉民族本位意识的情势下，佛教极力回避民族情绪的强烈对抗，在继承与延续佛教主体性同时，努力地调整与转变佛教的思想、信仰伦理、组织制度。

所以，“佛教的中国转化”即是佛教的“中国化”。但是，近一百年的中国佛教研究大都集中在佛教思想领域去探讨“中国化”，很少从“整体佛教”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其次，“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缺乏将“中国”作为一种“整体”背景去思考；最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会重视其背景所熟悉的佛教相关领域，如思想哲学、社会经济、信仰文化、历史考据、文献版本等，亦缺乏“整体佛教”的关照。从佛教研究的发展来说，更应该关注佛教信仰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① Kenneth 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②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4页。

二、中国佛教信仰的制度史视角

佛教信仰既有宗教信仰的共同点，亦有其独特性。著名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强调“宗教是神话、教义、仪式和仪典所组成的或多或少有些复杂的体系”，他将任何宗教现象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他说：“这两类事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差别。”^①他将世界分为两大领域——神圣与世俗，在他看来：

信仰、神话、教义和传说，或者作为各种表现，或者作为各种表现体系，不仅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性质，也表达了赋予神圣事物的品性和力量，表达了神圣事物之间或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之间的关系。仪式是各种行为准则，它们规定了人们在神圣对象面前应该具有怎样的行为举止。^②

同时，涂尔干还提出宗教还有一个与巫术相区别的另一必要特征——教会。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集体成员不仅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有关神圣世界及其与凡俗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把这些共同观念转变成为共同的实践，从而构成了社会，即人们所谓的“教会”。但是，巫术缺少这样的共同体。最后，他将宗教定义如下：“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

^①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